

今年4月23日是第二十九个世界读书日。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每个读书人各有自己的阅读喜好、读书心得，由同一本书品出不同滋味，汲取各自所需的精神滋养，由此也造就不同的人格与人生。今日特编发两篇与读书相关的文章，无论是书里书外读懂文学大师，抑或是一间书房承载普通爱书人的苦乐人生，都映射出读书的价值与意义。

「读人生」

## 一座城，书房情

【读名家】

## 温润汪曾祺

□雨茂

我读大学时，汪曾祺虽然已经名满天下，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里，他的地位还比较低，排不进一流作家行列。不过，写作老师对汪曾祺很推崇，经常提到他，要求我们认真阅读、用心揣摩。我找来《大淖记事》《受戒》等小说看，根本提不起阅读兴趣。舒缓的叙事，松散的情节，信马由缰的闲笔，不典型的人物性格，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吗？这是在挑战我对小说文体的认知。

随着阅历见识的增加，我慢慢爱上了汪曾祺的作品，床头放着他的书，睡不着觉时总爱读一读，发现常读常新，越品越有味道，汪先生也成了我的写作老师。我逐渐觉得，汪先生的作品不是烈酒，也不是馥郁的咖啡，但烟火气十足，它应该是一杯绿茶，香味不浓，温度正好，滋味淡雅，回味悠长。回想起写作老师的教诲，只怨当时太张狂。也许血气方刚的少年解不了汪曾祺，因为他们缺少耐性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女也品不了汪曾祺，因为她们匮乏阅历。沉湎于功名利禄的男人是不会喜欢汪曾祺的，因为他们缺乏淡泊的心性；耽溺于物质享受的女人也不会接受汪曾祺，因为她们欠缺审美的眼光。

从许多方面看，汪曾祺与苏东坡很像。比如他们都出生于士大夫家庭，都在温暖湿润的稻作区长成，都酷爱自然山水，都饱受现实打击。两人都是书法名家与文人画家，既风趣幽默又多才多艺，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显著标志。二人都喜欢交友，醉心美食，精于茶道，都是杜康的亲近者。不同的是汪曾祺还嗜好香烟，如果宋朝就有了烟草，依苏东坡爱玩、爱尝试的性格，他大概也会与朋友们一起吞云吐雾的。

在此前发表的散文《谁是人生大赢家》中，我说：“父母疼爱、妻妾恋爱、儿子亲爱、朋友友爱、百姓敬爱的苏轼才是真正的人生大赢家。”汪曾祺何尝不是如此！爷爷宠爱他，父亲待他如兄弟，小说《钓鱼的医生》就是他对父亲的纪念。他在学校表演节目，父亲就去伴奏；他初恋时，父亲出谋划策；他稍大些，父亲就教他喝酒，抽烟时也给他一支，还先给他点上。

汪曾祺与妻子相识、相知、相伴54年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，唯有始终如一坚守，以及一日三餐的关爱。我看过汪先生的一张家庭合照，三个儿女屈腿坐在草地上，夫妇俩蹲在后排。居右的施松卿右手搭在大女儿肩上，微微仰着头，笑容可掬，完全是一家之主的派头。汪曾祺居左，右手搭在大儿子肩上，左手护着小女儿，含胸俯首，笑容内敛，一副“低眉顺眼”的样子。这张照片既符合汪先生的性格，更契合他在家中的地位。好男人就应该在家中低调不张扬，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，氛围大多很好，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更和睦。晚年时，夫妇二人曾在家乡的湖

上合影，被人戏称为“高邮湖上老鸳鸯”，这是真正的白头偕老，更是温暖人心的长相厮守。汪曾祺从不对儿孙使脸色，他在家中没有“父道尊严”，更没有“祖道尊严”，他只是好脾气的“老头儿”，总是保持一颗童心，却是儿孙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

汪曾祺的朋友很多，大家都爱跟他交谈，到汪先生家里聚会，享受汪氏厨艺，是朋友之间值得夸耀的事情。百姓何尝不喜爱汪曾祺！他的作品不但进了教科书，还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，被名目繁多的丛书选编，被制成形形色色的音像作品。品鉴汪曾祺作品，就像安定片之于失眠、支持陪伴之于失意、情感慰藉之于失落。

今年清明节，我造访“汪曾祺纪念馆”，发现那里门庭若市，游客摩肩接踵，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至垂髫儿童，都是“汪迷”，人气指数远超高邮传统历史文化景区，比如镇国寺、孟城驿、文游台、王氏故居等。汪曾祺在《小说笔谈》中说：“写小说就是要写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（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）。惟悠闲才能精细。不要着急。”读他的作品，需要静下心来，消除火气与功利，用心去感受。汪曾祺的作品是干净的，没有污染，没有算计，没有故作姿态的清高，也没有摇唇鼓舌的聒噪，甚至也没有文人常见的感伤主义。他用作品诠释了自己的文学主张：“文学，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。”

读汪曾祺作品，反观其为人，我首先想到的词是“温润”。温润是家乡气候与风物长养的结果，也是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熏染的必然。高邮位于亚热带温暖湿润地区，枕于大湖之侧、运河之畔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盛产稻米、小麦、油菜、鹅鸭、湖鲜……有美味的淮扬菜肴，蒲包肉、阳春面、大闸蟹、盐水鹅……都是让人乐不思蜀的美食佳肴。

在高邮期间，我去了菜市场，当地农副产品的丰盛与新鲜让我惊异。如此润泽丰饶的土地，怎能不养育温润的人！高邮自古文化昌盛，汪曾祺的祖父与父亲都是传统知识分子，他在家乡遇到了关爱他的启蒙老师，遇见了受新思想洗礼的中学老师，在西南联大撞见了启迪他的恩师沈从文、闻一多，在昆明一所中学邂逅了挚爱一生的伴侣，他如何能不温润！工作后，他生育了三个可爱的儿女，结识了温润如玉的老舍和赵树理先生。一个人的人品如何，看他交往的人便知道了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汪曾祺怎能不温润！

汪曾祺说：“世界先爱了我，我不能不爱它。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，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。”不是所有人都有汪先生的才情与幸运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将分内的工作做到最好，尝试温柔地对待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！

（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）

□李晓

在本城文人圈子里，伍先生性情孤傲怪僻，清瘦得只剩下骨架的他平时大多如仙鹤一样独来独往，很是不合群。

举一个伍先生怪僻的例子。有一天，伍先生出门散步，他眉头紧锁，思考着人生。一个与他熟悉的人主动上前打招呼，吓了伍先生一跳，他当场就跟那人发火了：你跟我打啥招呼啊，无聊！伍先生拂袖而去。这事后来传开了，我知道后，也觉得伍先生不近人情，问他：“伍大哥，你咋这样呢？”伍先生跟我解释，他当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人思考问题时是不能“走气”的，那人跟他打招呼，哪怕自己只是“嗯”一声，体内汇集的元气也会跑冒滴漏一部分，让自己思考的质量大打折扣。

伍先生长我二十多岁，与我是忘年交。伍先生写小说、写散文，还写舞台剧，他的文字深受古代文学浸染，文字半文半白，有时读着有点拗口。但我确实欣赏伍先生惜墨如金的文字，准确、凝练、生动、有力。我与伍先生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书店里，他在书架前看书，我看了一眼觉得他眼熟，曾在报刊上看到过他的肖像，便主动上前问候：“你是伍先生吧？我很喜欢你的文章。”伍先生有遇到知己的感动，他伸过手来，问了我的名字后脱口而出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伍先生的话，顿时也让我受宠若惊。

那天，我与伍先生在书店外的一条小巷子里话别，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。三天后，伍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：“天气尚好，今日有闲，可否一聚？”我也寂寞，立即回应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伍先生住在老城一条深深的巷子里，青砖小楼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，他说住在那房子里接地气。我如约来到伍先生的家，身材颇长的他张开双手，大鸟展翅一样要与我拥抱。

晚上，我在伍先生家吃了他用砂锅炖了大半天的酸萝卜老鸭汤，喝了他泡的拐枣酒。我接连喝了两大杯酒，伍先生善意地提醒我，这个酒劲儿大，你得注意一点。我呵呵而笑，感觉伍先生还是挺可亲、挺幽默的一个人。我与伍先生吃喝谈笑正欢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开门进来，朝我似笑非笑地点点头。伍先生轻声告诉我，这是他太太。我说，叫上她一起吃饭啊。伍先生毫不隐瞒地告诉我，他们夫妻俩47岁那年就分床睡觉，50岁那年分灶做饭。伍先生叹口气说，就这样凑合着在一个屋檐下过下去吧，懒得离婚了。伍先生的女儿在上海安居立业，外孙是他按照《诗经》里一句诗的灵感取的名字。

伍先生领我走进他的书房。书房不大，墙壁四周的书橱里是满满当当的藏书。他说，已有数千册藏书了，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医学、植物学、心理学，甚至母猪养殖繁殖之类的书都有，古今中外，门类齐

全。伍先生告诉我，要多读杂书，这样写起文章来，才能文思滔滔。我连声称是，并感叹自己的积累实在是太多了，写起文章来有憋闷、难产的感觉。伍先生说，那可不行啊，你看像钱钟书先生那样，研读史学、哲学、文学、心理学经典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家。

我站在伍先生的书房里，那些已发黄的书籍，似故人沉沉的眼眸凝视，每一本书里，都有游荡的老灵魂。伍先生一一介绍这些藏书的身世来历，哪本是在书店买的，哪本是在旧书摊上意外发现的，哪本是用自己的藏书与人换来的。伍先生的卧榻，就在书房的角落，我担心那小木床不能伸直他瘦长的身子。我想象着，他深夜看书累了后，就蜷缩在小木床上，在梦呓里喊出书中人物的名字。

我同伍先生坐在书房里，聊起各自读书的事情。伍先生指着满墙藏书，提高声音说：“他们说这个人没啥朋友，对啊，我就是没朋友，这些书就是我的朋友，有它们，我这辈子就够了！”

伍先生说，我到晚年，交上了你这样一个朋友，很幸运。说这话时，我见他的眼圈红了。他还说，能够进他书房的人，这辈子没几个。

临走前，伍先生从书墙上取下一本珍藏的书送给我，我接过书，连声说“谢谢”。后来，我在自己的书房里，于小台灯下读完了伍先生送我的那本书最后一页。台灯里的钨丝突然发出耀眼的白光，猛闪几下后就熄灭了，台灯里的灯泡寿终正寝了。

我与伍先生交往的这些年，大都是相互交换读过的好书，聊聊读书心得，君子之交一杯水，文人之交一张纸。那年春天的一天，伍先生突然叫到我他家去，只见他眼圈发黑、面色乌青。他对我感叹说：要是我哪天不在人世了，我这些藏书又托付给哪个啊？

我说，伍大哥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考虑这个事情为时尚早。

伍先生说，文人书房里的藏书，它最终的归宿在何处？我们都得好好考虑这个事情。

我那天还有事在身，同伍先生匆匆话别。

一周过后的一天上午，伍先生在路上突发心梗离世。我赶到伍先生的家，再次走进他的书房，书房里的藏书，已被伍先生重新归类、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我凝望着这满屋的藏书，心里想，伍先生的灵魂腾空而去，剩下在这人间的藏书，真正是大寂寞啊！

如今，我在这座城的书房里又多了些重量，书房里，有伍先生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交代过的，他送我的几十本藏书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时光底片》等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